

人
明天
文学馆

中国
当代小说
少年读库

总主编 / 王 蒙
执行主编 / 张清华

老棒子酒馆



明天出版社



总主编 / 王 蒙
执行主编 / 张清华
本书编著 / 马春花
乌日罕

中国当代小说
少年读库

老棒子酒馆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棒子酒馆 / 马春花, 乌日罕编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4.1

(明天文学馆 / 王蒙总主编. 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

ISBN 978-7-5332-7670-6

I. ①老…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5123号

明天文学馆·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

老棒子酒馆

出版人/胡 鹏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规格/170毫米×240毫米 16开 13.25印张 126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978-7-5332-7670-6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531)82098710

编者的话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首开私学，由此诞生了一种东方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人文、品德与人格教育，而教材则是诗歌，是文学，也就是《诗经》。

文学教育在一切教育中成为了缘起和根本。学习诗歌，从大处讲，可以为国家做事；从小处说，可以知道如何孝敬父母；从最低限度上说，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不学诗，无以言”，连话都不会说，还能干什么呢？

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就是：要想让孩子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培育深厚的人文素养与健全的人格，文学阅读必不可少。这便是我们编纂这套“明天文学馆”丛书的初衷与动机。

我们想在“儿童文学”的范畴之外，选取中外文学宝库中那些富有正面意义，有益于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适合少年儿童之接受能力，对其提高文化素养、知识积累、人格修为均有助益的部分，作为其课堂学习的补充和延伸。这些作品中富含人文主义传统，人生奋斗的精神，生命体验的精妙以及情感与道义的感人。我们期待它们对于生命与精神快速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们，能够有所帮助。在网络文化与流行文化充斥弥漫的今天，这样的阅读尤其珍贵和必要。

关于这本书

马春花

这是一本关于风俗与地域文化的小说集。

“风俗”一词，来自班固的《汉书》：“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意思是说，凡民众都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习性。然而，其中也有刚柔缓急的区别以及语言口音的不同，这乃是因为地理、气候环境，即水土风物的差别造成的，故称之为“风”；民众的好恶、取舍以及行动举止没有常规，这些都随个人的感情、欲望而变化，这就是所谓的“俗”。简单说来，风俗是指某一地区长久以来社会文化演变、发展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禁忌的总和，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礼仪等等。风俗，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民族历史之中，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形式，也是艺术美感产生的丰厚土壤。在文学评论中，人们常用“风俗画卷”来形容一部作品的美感，赞誉其风俗文化的含量。也正如汪曾祺所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

中国传统小说中风俗的因素是非常丰富的。《金瓶梅》中所写的日常起居、生活小景，无不充满了风俗意味；《红楼梦》中关于婚丧嫁娶、风物器皿、礼仪禁忌的描写，随处可见；《三言》《二拍》《古今绣像小说》等小说中，更是皆有风俗描写。在中国文言笔记小说中，也同样不乏其例。《聊斋志异》中写到的“斗蛭蚰”（《促织》），曹州与洛阳人之酷爱牡丹花（《葛巾》）等等，都是典型的风俗描写。在鲁迅等现代作家的小说中，风俗描写更是以其细腻、传神而让人过目难忘。《故乡》、《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关于“鲁镇”的描写，无处不充溢着一方水土特有的民情与风俗。可以说，缺少了这些东西，人物和故事就缺少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土壤和水分，好的作家对此都十分清楚和重视。

然而，这首“生活抒情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中却被压抑遮蔽，文学中的民间生活、地域风情、婚丧嫁娶、宗教习俗等内容，统统被流行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观念所排斥。上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政治的转型，日常生活重新受到重视，风俗与民族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被重新思考。作家对风俗的兴趣，成为上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随之涌现出大量关注民俗的作家，以及大量“京味”、“津味”、“湘味”、“陕味”、“川味”、“藏味”等风味浓厚的“民俗文化小说”。

对风俗小说具有独特贡献者，首推汪曾祺。他对民俗在小说情调、气氛、人物行为及心理方面的重要性，对风俗与民族生活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的（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这种“生的挚爱”

与“活着”的“欢悦”，体现在汪曾祺对各地风俗民情、风味美食的兴趣盎然的书写中。他自言，“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在他的小说中，风俗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与故事情节的发展，还是其着力呈现的一种生活形态，与人物、情节融为一体，是自足的存在。风俗，正是汪曾祺小说风格之所在。对风俗的独特的书写方式，造就了汪曾祺小说“不像小说”的小说创作方法。《大淖记事》、《故里杂记》、《故里三陈》、《桥边小说三篇》都是汪曾祺滋味醇厚的风俗小说。本卷所选的《受戒》，写于1980年，发表后颇为轰动。有读者读后不禁感叹：“小说也可以这样写？”《受戒》写的是一个叫明海的小和尚和一位叫小英子的姑娘的爱情故事。小和尚还能谈恋爱，这一定会让人觉得惊奇。“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因无所谓清规，和尚们的人性就可以自然发展，当然也就有了小和尚与小英子自然而然萌芽的爱情。小和尚与小英子的爱情十分动人：小和尚和小英子一起“搯”荸荠，“小姑娘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五个小小的脚指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小和尚看着脚印，傻了。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小和尚要受戒了，小姑娘摇着船送，摇着船接，还对着小和尚的耳朵问：“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这是一对自然之子正在萌芽中的爱情，至于男主人公是不是和尚，又有谁在乎呢？当然，小说中更动人的是这儿的风俗，这儿人们的生活形态：没有矜持作态，一切都那么亲切自然。作者说，这是“三十年前的一个旧梦”。

与汪曾祺的这种恬淡、悠远风格近似的，还有阿城。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并称“三王”。“三王”中写得最

早的是《树王》。《树王》写了肖疙瘩的传奇一生。他出身农民，干过侦察兵，曾深入邻国协助剿匪，立过一等功，但因作风野蛮，被开除军籍，无颜回乡，便来到山里农场，成了“树王”。知青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僻远的农场，伐树造林、造田，要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肖疙瘩为阻挠知青砍伐百年老树，舍身护树，最后树死人工，其情其景让人动容。阿城的小说读来若行云流水，仿佛不着一丝气力，其实修辞颇为讲究。

贾平凹的风俗小说，一直致力于陕南地区八百里秦川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他的《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远山野情》、《天狗》、《商州》、《浮躁》等被称为“商州系列”，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2005年的长篇小说《秦腔》是其风俗小说集大成之作，写的是秦地一个叫“清风街”的村庄的岁月、乡人、土地、声音，写他们的歌哭聚散、生生不息。本书限于篇幅，选的是他80年代《商州初录》中的《黑龙口》。读者可管中窥豹，了解他书写风俗的特点。

韩少功对其插队生活过的僻远荒凉的湘南地区的文化形态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独到的见解。他是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主将。他的《爸爸爸》、《女女女》以及后来的《马桥词典》等，把祭祀打冤、迷信掌故、乡规土语糅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幅具有象征意味的风俗画。本书选的是他发表于2005年的短篇《白麂子》。作品以一个单身汉窑匠的去世引发的具有神异功能的白麂子的出现与消失为主线，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复杂人性，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充满玄幻色彩。

同写东北边陲的风物人情，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与郑万隆的“异乡异闻”、乌热尔图的“鄂温克族生活系列”却风格迥异，前者充满了女性的细腻与温情，后者显露的却是东北少数民族男人

的粗犷与剽悍。

其他作家，李锐对晋地吕梁山区闭塞的生活及其中国农民文化心理，有真实的描写；李杭育的小说，着重于书写浙江“葛川江”流域的古老民情风俗。他们都是书写其生活领域民风、民情、民俗、民生的行家里手，而吕梁山、葛川江等地也因他们的书写而获得了独特的文化、审美意义。

本书选入的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其时，文学“寻根”热出现，风格各异的民俗小说竞相涌现。其后，虽然风俗的书写并未结束，甚至在有的作家身上已达化境，但风俗描写已成小说常态，也就产生不了轰动效应了。本书选入了汪曾祺、阿城、贾平凹等十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力图涵括不同地域的风俗人情，也力图展示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叙述形态，从讲故事、笔记体到魔幻现实主义，不一而足。我们希望读者能借由这本书，管窥因不同的语言风格、地域特色、叙事手法、写作理念等造成的具有不同滋味的风俗小说。限于篇幅和风格等因素的考虑，有些同样出色的作品没有选入，比如邓友梅反映北京八旗子弟生活的《那五》和《烟壶》，冯骥才反映清末民初天津的“闲杂人和稀奇事”、具有“地道天津味”的《神鞭》和《炮打双灯》，陆文夫写苏州饮食文化的《美食家》，迟子建写鄂温克族生存现状与百年沧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如果读者感兴趣，也可以找来一读。

目 录

编者的话

关于这本书……………马春花

受戒……………汪曾祺 1

树王……………阿城 2.5

商州初录·黑龙口……………贾平凹 78

白鹿子……………韩少功 9.3

琥珀色的篝火……………乌热尔图 109

沙灶遗风……………李杭育 128

逝川……………迟子建 155

厚土·合坟……………李锐 174

老棒子酒馆……………郑万隆 185

受 戒

汪曾祺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儿，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劊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

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有到上海静安寺的，有到镇江金山寺的，有到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明海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他七岁那年，当和尚的舅舅回家，爹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座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就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咯当嘢”，说：“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人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舅舅按照约定的日期又回了家，带了一件他自己穿的和尚领的短衫，叫明子娘改小一点，给明子穿上。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跟他爹、他娘磕了一个头，就随舅舅走了。

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叫明海。舅舅说，不用改了。于是“明海”就从学名变成了法名。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座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或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

舅舅一个劲地推他：“快走！快走！”

到了一条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哦！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時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哗！

葶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了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龕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笊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即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

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是跟教唱戏一样，完全一样哎，连用的名词都一样。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舅舅说，当个好和尚，得有条好嗓子。舅舅说，民国二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因为大水淹死的人很多，放了一台大焰口，十三大师——十三个正座和尚，各大庙的方丈都来了，下面的和尚上百。谁当这个首座？推来推去，还是石桥——善因寺的方丈！他往上一坐，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这就不用说了；那一声“开香赞”，围看的上千人立时鸦雀无声。舅舅说，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舅舅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舅舅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舅舅说，要用心，不要贪玩！舅舅这一番大法说得明海和尚实在是五体投地，于是就一板一眼地跟着舅舅唱起来。

“炉香乍爇——”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法界蒙薰——”

“诸佛现金身——”

“诸佛现金身——”

等明海学完了早经（他晚上临睡前还要学一段，叫做晚经），荸荠庵的师父们就都陆续起床了。

这庵里人口简单，一共六个人，连明海在内，五个和尚。

有一个老和尚，六十几了，是舅舅的师叔，法名普照，但是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很少人叫他法名，都称之为老和尚或老师父。明海叫他师爷爷。这是个很枯寂的人，整天关在房里，就是那“一花一世界”里，也看不见他念佛，只是那么一声不响地坐着。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

下面就是师兄弟三个，仁字排行：仁山、仁海、仁渡。庵里庵外，有的称他们为大师父、二师父，有的称之为山师父、海师父。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为仁渡。他也只配如此，因为他还年轻，才二十多岁。

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他屋里摆的是一张账桌，桌子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账簿共有三本，一本是经账，一本是租账，一本是债账。

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常做的法事是放焰口。正规的焰口是十个人，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两边一边四个。人少了，八个，一边三个，也凑合了。荸荠庵只有四个和尚，要放整焰口就得和别的庙合伙。这样的时候也有过，通常只是放半台焰口，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其他的一边一个。一来找别的庙合伙费事，二来这一带放得起整焰口的人家也不多。有的时候，谁家死了人，就只请两个甚至一个和尚咕噜咕噜念一通经，敲打几声法器就算完事。很多人家的经钱不是当时就给，往往要等秋后才还，这就得记账。另外，和尚放焰口的辛苦钱不

是一样的。就像唱戏一样，有份子。正座第一份，因为他要领唱，而且还要独唱。当中有一大段“叹骷髅”，别的和尚都放下法器休息，只有首座一个人有板有眼地曼声吟唱。第二份是敲鼓的。你以为这容易呀？哼，单是一开头的“发擂”，手上没功夫就敲不出迟疾顿挫！其余的，就一样了。这也得记上：某月某日，谁家焰口半台，谁正座，谁敲鼓……省得到年底结账时赌咒骂娘。

这庵里有几十亩庙产，租给人种，到时候要收租。庵里还放债。租、债一向倒很少亏欠，因为租佃、借钱的人怕菩萨不高兴。这三本账就够仁山忙的了。另外香烛、灯火、油盐、“福食”，这也得随时记记账呀。除了账簿之外，山师父的方丈的墙上还挂着一块水牌，上漆四个红字：勤笔勉思。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吗？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趺拉着一双僧鞋——新鞋他也趺拉着。

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嘚——嘚——”

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庵里有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和尚的家眷。仁山、仁渡叫她嫂子，明海叫她师娘。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账大师兄扒拉半天算